

我

的

父

親

袁

世

凱

(二)

袁靜雪

(本文插圖刊第2、57、58頁)

積極準備洪憲稱帝

我父親從什麼時候起想要當「中華帝國」的大皇帝？有關這一事件的醞釀和發展過程，我們是知道得比較晚的。這是由於他凡是涉及到政治上的大事，向來對我們守口如瓶，加以我們被深深地閉鎖在中南海內，所有府外的情况，我們了解得極少。但我們也自有其有利條件，那就是，在和大哥、二哥閑談的時候，他們有時會露出一鱗半爪，使我們能比較簡單地曉得某一個事件的經過。我父親要稱帝這件事，由於大哥在政治上野心，所以一向諱莫如深。他怕過早暴露，會給自己多樹敵人。至於二哥，他是一個不願過問政治的「名士派」，又和我是同母兄妹，因此，他就把這個秘密告訴了我。在我曉得了這個消息以後，漸漸發覺全家上下的精神面貌，確實和以往有所不同，仿佛將要發生什麼大事似的。

我父親在這一階段裏的表現，也自然不同往常。他有的時候似乎很高興，有的時候又非常高興。比如說，他在晚間上樓以後，二姐和我去看他，如果他心裏高興，就會有說有笑，有時說

得高興，還會和從前一樣地哈哈大笑起來。有一次，我倆在叫了一聲「爸爸」以後，他溫和地對我倆說：「你們要好好念書，好好學習規矩禮法，將來要當公主啦！」有的時候，在我倆叫了一聲以後，他却簡簡單單只「嗯」地應了一聲，說上一句：「去玩去吧！」這時候，我們便意識到，爸爸又在不高興了。另外，我倆有的時候還聽到伺候他的丫頭對別的傭人說：「總統（男女傭人對他的稱呼是：當他做總統以前，稱他為『宮保』，及至做總統以後，就稱為『總統』。洪憲帝制時期，也未更改。）今天又有氣，大家小心點！」真的，在這天吃飯的時候，他一定是板着面孔，鼻子裏有時發出一聲嘆息似的「嗯」聲，並且一邊吃，一邊嫌菜做得不好，在鬧脾氣。這時候，就是他所最寵愛的五姨太太也要看個合適的當口，才敢淡淡地解釋上一兩句。但是，她的解釋，也同樣要碰我父親的釘子。他這種態度的轉變，大概是和外間對於帝制的反映有關的。

我父親的生活習慣，在這個時期裏也同樣有所改變。我們覺得，他不再像以前那樣從容，而是比較緊張。他做大總統的時候，經常是晚間九

時上樓。到了這個時候，却深夜還在辦公和會客，以致我倆姐妹雖和他同住在一個樓上，可是常常到了很晚還不見他上來。因此，他那逗着我們說笑玩耍的事情，就成為很少有的了。

他雖是這樣日夜緊張忙碌，可是並不能阻止那內外交攻的情勢向他逼來。首先是，蔡鍔在雲南發動了起義，組成了護國軍。緊接着日本帝國主義也改變了原來的贊成帝制的態度。這些已經足夠使他惱火的了，家庭間因此而惹起的紛爭，就使得他更加惱火。其中最突出的是「立太子」的問題。大哥克定以前在彰德車站騎馬的時候把一條腿摔壞了，左手也連帶着受了傷（他左手的手心沒有厚皮，所以經常戴着一只手套）。因此，我父親說他「六根不全」，將來怎麼能够「君臨萬民」？他曾露出這樣的口風：要在二哥、五哥二人之中，擇一立為「太子」。二哥人極聰明，有才氣，我父親常常誇獎他「有天才」。五哥待人誠懇，學問也不錯，我父親也同樣很喜歡他。當時的「大典籌備處」曾給各個弟兄每人做了一身「皇子服」。有一天，四哥、五哥、六弟、七弟、八弟五個人，在「新華宮」（洪憲稱帝以

後，我父親命令把中南海的總統府改名爲「新華宮」內，各自穿着「皇衣服」，合着拍了一張照。大家一看，五哥那一套上的金花式樣和其他弟兄的有所不同（這張照片，現在還在我處保存），只有二哥的那一套是和五哥的相同。這反映了我父親的用意所在。在這兩人之中，二哥年長，又不時替我父親外出辦事，頗得我父親的信任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父親對他有所偏愛，因爲他既是三姨太太的長子，又是過繼給大姨太太而爲她所溺愛的一個愛子。因此，二哥將要被立爲「太子」的呼聲就最高。大哥聽得了這個消息，便揚言說：「如果大爺（大哥稱呼我父親爲大爺），原因不明）要立二弟。我就把二弟殺了！」因此，「新華宮」內鬧得人心惶惶。有一天，我特地把大哥所說的話告訴了我父親，並且和他說：「咱們家要鬧『血滴子』了！」我父親聽了以後，只簡單地說了「胡說」兩個字，並沒有什麼其他的表示。但是雍正奪位的慘劇，到底不能不使他無動於衷。

「立太子」的事，並沒有到此爲止。原因是二哥的呼聲雖然最高，但五哥的「皇衣服」畢竟也有那不同式樣的金花。五哥是二姨太太的長子，如果五哥立爲「太子」，二姨太太就是未來皇帝的母親，也就是未來的「皇太后」了。而五姨太太想到自己既是我父親身邊最得寵的人，自然也就希冀着那樣的尊位降臨到自己身上。因此，她就時時在我父親身旁喃喃咕咕，要求立她的長子——老六爲「太子」。這個情況，不但伺候我父親的丫頭流露過一言半語，就是我也聽到過五姨太太在我父親面前稱贊老六的種種好處。我父

親處在這內外夾攻的情況下，怎麼能够使他越加惱火呢！但是，使他更加惱火的，還是假版《順天時報》的暴露。

假版順天時報穿梆

《順天時報》是當時在北京銷行數量比較多的日本人所辦的漢文報紙。我父親平時在公餘之暇，總是專門看它。這大概由於它是日本人辦的報。可是，也就因爲這個緣由，才使得他受了假版《順天時報》的欺騙而毫不知情。假版《順天時報》，是大哥糾合一班人（是否就是所謂「六君子」那一班人，那就不得而知了）搞出來的。不但我父親看的是假版，就是我們家裏別人所看的，也同樣都是假版。大哥使我們一家人和真實的消息隔絕了開來。有一天，我的一個丫頭要回家去探望她的父親（這個丫頭是一個老媽子的孩子，是自由身子，所以准許她隔一些時候回家探望一次），我當時是最愛吃黑皮的五香酥蠶豆的，便讓她買一些帶回來吃。第二天，這個丫頭買來了一大包，是用整張的《順天時報》包着帶回來的。我在吃蠶豆的時候，無意中看到這張幾天的報紙，竟然和我們平時所看到的《順天時報》的論調不同，就趕忙尋着同一天的報紙來查對，結果發現日期相同，而內容很多都不一樣。我當時覺得非常奇怪，便找二哥，問是怎麼回事？二哥說，他在外邊早已看見和府裏不同的《順天時報》了，只是不敢對我父親說明。他接着便問我：「你敢不敢說？」我說：「我敢。」等到當天晚上，我便把這張真的《順天時報》拿給了我

父親。我父親看了之後，便問從那裏弄來的，我便照實說了。我父親當時眉頭緊皺，沒有任何表示，只說了一句：「去玩去吧。」第二天早晨，他把大哥找了來，及至問明是他搞的鬼，我父親氣憤已極，就在大哥跪着求饒的聲音中，用皮鞭子把大哥打了一頓，一邊打，一邊還罵他「欺父誤國」。大哥給人的印象是，平素最能孝順父母，所以在我父親面前的信用也最好。我父親時常讓他代表自己和各方面聯繫。可是從這以後，我父親見着他就有氣。無論他說些什麼，我父親總是面孔一板，從鼻子裏發出「嗯」的一聲，不再和他多說什麼話，以表示對他的不信任。看起來，我父親對於帝制前途的不甚美妙，已經是有所覺察了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家裏的幾個小些的姨太太，還不知道我父親當時處境的困難，竟因爲「妃」、「嬪」的名稱和他當面爭執，以致使得他更加一分煩惱。事情的經過是：在他決定了帝制以後，我娘子氏當然就是「正宮娘娘」，至於那幾個姨太太，我父親曾口頭封過：大、二、三、五，四個姨太太都爲「妃」；六、八、九，三個姨太太都爲「嬪」（四姨太太、七姨太太這時已死）。這種封法，那三個小些的姨太太是不滿意的。可巧在元宵節的晚上，很多人都聚在居仁堂樓下在等着吃元宵（那時我父親和我們家裏人都仍然把湯圓叫做元宵。有人把外間叫做湯圓的說法告訴了我父親，他還說：「袁、元兩字，音同字不同，有什麼可忌諱的。」）等到元宵端來，我父親一邊先坐在桌旁吃，一邊還叫大家坐下同吃。這

時候，六姨太太首先囁咕起來，說是如果我父親不封她爲「妃」，她就要帶着孩子回到彰德去住。接着，八姨太太、九姨太太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。五姨太太當時在旁解勸着說：「你們別鬧啦！你們都當妃子，愛管我叫什麼就叫什麼。」可是那三個人却依然在啾啾不休。我父親看到了這種情況，把筷子一擱，長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你們別鬧啦！你們都要回彰德，等着送我的靈柩一塊兒回去吧！」說完，就走回辦公室去了，接着，過了沒有幾天，便下令緩辦帝制，撤銷了「大典籌備處」。

這個時候，國內的情況是：一方面，蔡錫所率領的護國軍，很快地佔領了四川南部的一些地方。接着貴州和廣西也先後宣布獨立，陸榮廷並自任爲兩廣護國軍總司令，因之護國軍的聲勢大振。另一方面，我父親所掌握的北洋，這個時候也開始分化，特別是他手下的兩員大將——段祺瑞、馮國璋，一個是置身事外，袖手旁觀，一個則不再那麼恭順地服從我父親的命令，並且聯合了江西、浙江、山東、湖南四省的將軍，準備發出取消帝制、懲辦禍首的電報。我父親看到大勢已去，只得親自邀請徐世昌、段祺瑞、黎元洪三人到中海來共同舉行取消帝制的緊急會議。關於取消帝制的電稿，已經擬好準備拍發了，忽然我父親又叫把電稿拿了回來。徐世昌、段祺瑞聽到了這個消息，趕忙又第二次來到中海問我父親，爲什麼又撤回這個通電？是不是不願意這樣辦了？我父親當時只說：「我要改動裏頭幾個字。」隨着也就交出去拍發了。看來，我父親本

來或許是起了反悔之意，及至再一考慮，却是除掉這樣做以外，別無其他出路。正好徐、段二人又來催問，於是借辭掩飾，就此下台。但是，從此他就憂憤成疾，終於身死。

既信八字也信風水

我父親是有迷信思想的。他既相信批八字，也相信風水之說。有人給我父親批過八字，說他的命「貴不可言」。還聽得說，我們項城老家的墳地，一邊是龍，一邊是鳳。龍鳳相配，主我家應該出一代帝王。這些說法，無疑地也會使我父親的思想受到影響。他之所以「洪憲稱帝」未始不是想借此來「應天承運」吧。

這期間馮國璋的態度是值得談的。馮國璋從小站練兵起就跟隨着我父親做事，後來經過我父親的不斷提拔，到了民國初年，直做到宣武上將軍，督理江蘇軍務，雄踞東南，手握重兵，成了我父親手下的一員大將。有一天，我父親在晚間上樓後，看見幾個姨太太和我倆正在他的臥室裏閑談，便和我們說：「今天馮華甫來了。」我不知道馮華甫是馮國璋的字，就問：「馮華甫是誰？」我父親在說明了以後，接着問我倆：「你們應當叫他什麼？」二姐遲遲疑疑地說：「叫世哥。」我父親笑着說：「不是世哥，是四哥。」由這一稱呼看來，我父親對於馮國璋是怎樣看待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在這裏還應當插敘一下馮國璋和我們老師周砥結婚的一段故事。周砥，字道如，家住在天津（並不是天津人），曾教過二姐和我讀漢文，及

至我們搬進了中南海，她雖然已經不在卅字廊的專館裏担任課程，却由於她和三姨太太相處得很好，所以仍然常常來往。她是一個老姑娘，曾經聲明過不再嫁人。那時候，馮國璋斷了弦，他原想再要一個姨太太，所以就叫他的兒子到北方來物色。誰知他的兒子錯會了意，竟自和周家說定了。當他回到南京復命的時候，馮說：「我這麼大歲數了，還要娶太太做什麼？」因此不肯應允。周老師的弟婦周四太太素素和六姨太太最好，就到北京來轉求我父親從中說合，這才定局。隨後，由我父親代爲置辦妝奩，並派我的姓武的保姆作爲陪嫁的老媽，此外，還派了男傭人護送着周老師到南京和馮國璋結婚。結婚以後，周老師有時回到北京來，還把我當當娘家走動，我們也都改了稱呼，叫她「四姐」。

還在洪憲帝制沒有公開的時候，有一次，馮國璋由南京來謁見我父親，順便問一問外傳稱帝這件事的究竟。我父親聽他的口氣，知道他是來勸阻的，對他說：「我的身體很不好，幾個兒子又都不成器，我哪裏有這種心思呢！」就這麼把他的嘴給堵住了。我父親在當晚上樓以後，連聲說：「馮華甫豈有此理！馮華甫豈有此理！」

帝制公開以後，馮國璋感到自己受了欺騙。我父親死後，曾聽到一個很可靠的人說，馮國璋對於我父親的「洪憲稱帝」，始終是嫌怨很深的。有的人說，當我父親最後處在絕境的時候，馮國璋經過徐世昌、段祺瑞、梁士詒等人的疏通，幡然變計，仍然承認我父親繼續做總統，以維「北洋派」的大局。這種說法是不確實的。

附帶在這裏談一下曾在彰德教過我們的楊令甫老師的態度。她也是不贊成帝制的。有一次，她到府裏來，說起洪憲帝制的事，便對我說：「既然共和了，又鬧什麼君主，恐怕非鬧出漏子來不可！」她在當時是很有名望的。她的態度如此，似乎可以代表一部分人對這件事的看法，從而也可以知道我父親稱帝的不得人心。

皇子公主服飾禮節

在我父親「洪憲稱帝」的時候，我們家庭中對此也有不同的反應。我娘最高興。她說要當「娘娘」了。有一天，「大典籌備處」把做成的「皇女服」送了進來，二姐和我是經我父親口頭上封為「公主」的，但是「公主服」還沒有做好，我娘便叫從二姐起都穿上「皇女服」，陪着她一起照相。這天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妹，還有大哥的兩個女兒，共七個人，都穿上了新裝；唯有我是不贊成帝制的，偏偏不肯穿着照相。很多人勸我，我母親還嚇唬我，我不聽，最後只得由我穿了便服了事。拍照的時候，我娘居中穩坐，衆「皇女」左右簇擁着，看起來，花團錦簇，好不得意。那幾個姨太太之中，除了上面已經談過的六、八、九三個人有過爭「妃」的問題和五姨太太有過爭立六哥為「太子」的事情以外，其他的人從來沒有什麼異議。看來，她們對於我父親的稱帝一事，都是表示贊同的。

在我們家中，最熱衷於這件事的是大哥。他之所以這樣熱衷，是爲了要當「太子」，要做「嗣皇帝」。他雖然殘廢，却還是野心勃勃。因此

，他寧肯冒着「欺父誤國」的罪名，造出假版的《順天時報》，也因此他能不顧手足的情分，竟然揚言要殺那將被立為「太子」的二哥。原先我父親歷來對他信任，他是嫡出，根據宗法制度中所謂「立嫡立長」的說法，他認為「太子」一席應當是他的，所以他竟然私自鑄刻了「大皇子印」的金印。有些善於拍馬的人給他寫信，就稱他為「大皇子殿下」，他也居之不辭。他還培植他自己的私人勢力，和當時的「籌安六君子」以及一些政客們常有來往，爲的是讓這些人爲他效力，也正是如此。例如，他的把兄弟楊士琦（楊是我父親的心腹，當時擔任着政事堂左丞），還有楊度、沈雲沛、薛大可等人，就在我父親面前喃喃咕咕，說他「嫡出當立」。總之，大哥是一個在政治上有野心的人，所以他就最熱衷於帝制。

二哥的態度，就和他迥然不同。二哥是一個舊時代裏十足的浪漫才子型的人物。他從不愛過問政治上的事情，所以，一經聽到那「太子」的稱號將要落在自己的頭上，並且還聽說大哥因此而要殺害他，他內心是極其痛苦的。他曾和我商量過，如果我父親一旦登極，我們就私自逃往英國去留學。不料這個消息，被大、三兩個姨太太聽到了，便先後把二哥叫到面前，又哭又勸使得他想走而又不敢走。他在這種無可奈何的情況下，做了一首題目是《明志》而實際上是諷諫我父親的詩：

乍著微綿強自勝，荒台古檻一憑陵。
波飛太液心無住，雲起蒼崖夢欲騰。

幾向遠林聞怨笛，獨臨虛室轉明燈。
絕憐高處多風雨，莫到瓊樓最上層。

我父親稱帝以前，北京城內曾出現許多請願團，其中有妓女請願團、乞丐請願團等。由於二哥平素愛和這些人來往，就有人說是二哥弄出來的。其實這也是大哥串通外頭的一些人搞出來的把戲。

在我父親的女兒當中，我算是唯一不贊成帝制的人了。上面談過，我揭發了假版的《順天時報》，不肯穿着「皇女服」照相，曾和二哥私議着要逃往英國留學。所有這些，並不意味着我在政治上有什麼獨到的見解，但是我愛好自由，不願意受那更進一步的束縛。我在當時曾說過這樣的話：「現在我們本來就在『餓飯監獄』（音諧「模範監獄」）裏，每天起來扛着三大件（指念書、吃飯、睡覺），要是做了『皇帝』那還受得了嗎！」我不願意學習那「公主」、「皇女」們所應學習的禮節。記得「大典籌備處」爲了教導「公主」、「皇女」們學習禮節，專派了兩個女師大的畢業生，一個姓鹿，一個姓楊，前來做示範性的講解，我們就隨着她們的講解一次又一次地演習。一般說來，關於行禮、言談等的所有禮節，大體上仿照的是清宮裏的那一套。例如，每天早晨向我父親請安的時候，要像過去旗裝婦女那樣一次請三個安，計進了門請一個，往前走幾步再請一個，最後到了我父親面前再請一個。需要磕頭的時候，要兩腿同時跪下再磕。彼此說話的時候，要先問「您好」，還要問「您昨晚晚上

睡得好。」對於這些繁文縟節，我是學習一次，哭鬧一次。可是，在當時我父親已經登上皇帝寶座的情況下，要想不學是行不通的。幸虧這個學習由於當時政局的變化，沒有繼續多少日子就停止了。

爲了籌備帝制，還有一個大典籌備處。大典籌備處是什麼時候成立，又是什麼時候撤銷的，我們不清楚。一次聽二哥說，和他常在一起的我的朋友郭葆昌（郭是當時總統府的庶務司丞，我們一般人都知道他。他會照相，我們在中南海內所照的照片，都是他和二哥兩個人分着照。後來在我父親死後成立的「恭辦喪禮處」裏也有他。）奉大典籌備處的命令，到江西景德鎮去燒洪憲彩瓷去了。我們從這時候起，才知道還有大典籌備處這麼一個機構。這個機構的負責人是朱啓鈞。聽說早在它還沒有公開的時候，就已經在那裏準備我父親「登極」以後所該辦理的一些事情了。例如「中華帝國」大皇帝的年號「洪憲」，便是大典籌備處依照我父親的意思規定下來的。又如上面所談到的「皇子服」、「皇女服」的式樣，也是這個機構訂定的。我父親的「龍袍」是已經做成了的，只是沒有公開，因而我們都沒有看見過。我娘的「娘娘服」，也同樣是做成了的，只是由於「妃嬪服」還沒有做好，所以也沒有拿進來。後來，在我父親死了以後，這套「娘娘服」實在無法交代，我娘又堅決不肯要它，最後只得把它放在「燒活」裏一同燒化了。

現在讓我們了解一下已經送了進來的「皇子服」和「皇女服」的式樣吧。「皇女服」的樣式

是：上身是對襟、寬袖的黃緞褂子，上面綉着鳳凰、牡丹、雲彩、潮水和紅色的太陽，所綉的這些都鮮明地在緞子上凸了出來。衣裳上鑲着的領子，同樣也綉着小的鳳凰和牡丹。那樣子，就像京劇裏旦角行當所穿的「霞帔」似的。下身是黃緞裙子，也在上面綉着和上衣一樣的花樣。裏面還有水紅色綢子的襯衣，襯衣上面鑲着白色綢子的「和尚領」。「公主服」雖然由於尚未做好而沒有送進來，但是聽說那樣子和「皇女服」沒有什麼大的區別，所不同的是上衣、裙子都比「皇女服」的多綉了兩隻鳳，裙子前短後長，「公主服」們走動時裙子的後擺能輕輕地拂地。看來，這又是從古代外國貴族婦女那裏學來的樣式了。「公主鞋」是紅色緞面綉花的所謂「朱履」。鞋的前端微微向上翹着，樣子好像現在朝鮮婦女所穿的鞋。

「皇子服」又叫「金花服」，是仿照英國宮廷內的式樣用黑色呢子縫製的（由於當時正值冬季，所以用的是黑色呢子，其他季節該用什麼樣的料子那就不得而知了）。上身採用了西洋大禮服的樣式：前身僅及腹部以上胸部以下，後身長過臀部，胸襟上滿是一橫排一橫排凸起的金綉，既不開縫也不繫鈕扣。下身是西裝褲，兩側各綉有一條金線。帽子扁扁的，樣式和土耳其式帽子相彷彿，上面飾有一大溜黃色的絨毛。前面已經談過，四哥等五個人曾經穿着「皇子服」合影。合影時，他們身上還佩着金色的綬帶，綬帶下端懸着佩刀。所有這些，各人都沒有什麼不同。所不同是胸前部分的金花，五哥和二哥的是麥穗形

的，其他弟兄的是牡丹花形的；還有帽子上上的絨毛，五哥和二哥的是從前到後長長的一大溜，其他弟兄的則沒有他們的那麼多、那麼長。聽說，所有上面已經做成了的服裝，都是由當時最大的綢緞店「瑞蚨祥」承做的。

一妻九妾卅二兒女

我父親的家庭情況，可以說是舊時代裏封建家庭的一個典型。他有一妻九妾，十七個兒子和十五個女兒。此外，還有幾個兒媳和一些孫子、孫女。家中還有管事的、帳房、男女教師、中西醫生、廚役、裁縫、花匠以及男女傭人，跑上房和跑各房的老媽、丫頭等等，總計有幾百個人。這麼多的人一切都要以我父親爲中心，服從他的命令，聽憑他擺布。他們的榮辱沉浮，全由我的父親一人決定。他的家庭主要成員——一妻九妾的命運，是很能說明問題的。他們之中有的是寵擅專房，有的被打入冷宮。這些人的命運，完全是他個人的好惡來決定。至於他的好惡，到底有些什麼標準，那就很難說了。

他的原配于氏，就是因爲偶然的一句話，弄得他不高興，以至牢記在心，從此冷淡相待，成爲一個主婦「牌位」。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：她是河南鄉間人。她的娘家在鄉間雖是一個有錢的人家，但是她卻沒有讀過書，不認識什麼字，也不懂得什麼規矩和禮節。我父親和她結婚的頭一兩年裏，感情還好。有一天，我父親看到她經常喜歡繫一條紅色綉花緞子的褲帶，就和她開玩笑說：「看你打扮的樣子就像個馬班子。」（河

南人稱呼妓女爲「馬班子」。)她並不認爲這只是夫婦之間的一句玩笑話，却反而譏諷地說：「我不是馬班子，我有姥姥家。」她說的這句「我有姥姥家」的話，意思是說她是有娘家的人，也就是說她是一個明媒正娶的大太太，而不是沒有娘家人的姨太太。我父親由於自己的生母正是一個姨太太，因此認爲這是她有意揭他的短處，一怒之下，從此不再和她同房。所以她在生了大哥克定以後，也就沒有再生其他子女。我父親做官以後，一直把她擱在項城鄉下。後來我父親在山東巡撫任內派人迎接我的祖母劉氏，她才隨我祖母一道來到濟南任所。自從我父親把她接到任上直至後來到了北京，我父親始終只是在名義上承認她是家庭中的主婦。他既不讓她管家，也不和她同房。實際上，使她成了一個主婦「牌位」。不過，我父親表面上對她還很客氣，就是到了中南海以後，他也總是按着歷來的習慣，隔個三天、五天，就到她房中坐一會兒。他倆在見面的時候，我父親一定先問一句：「太太，你好！」她也一定回答一句：「大人(妻妾們一直稱呼我父親爲大人，直到洪憲帝制時期也未更改)，你好！」接着，再隨意談上幾句生活上的閑話，就結束了這照例的一次會見。

有一次是過陽曆年，各國公使和夫人先後來到總統府給總統賀年，隨後還照例要給總統夫人賀年。她平常在家庭中雖是一個主婦「牌位」，但在這樣的外交儀節中，我父親還是不能不讓她上前的。這一天，她穿着紅外褂、紅裙的禮服，接受外賓們的祝賀。不料正在儀式進行當中，忽

有某一國的公使走進一步，到她面前，要和她行握手禮。她當時不明所以，大爲驚慌，立刻把身子一偏，口裏發出「嗯」的一聲，將雙手縮回背後去了。這時候，公使一看總統夫人神色有變，動作不同尋常，不由得僵在那裏，最後只好同着公使夫人匆匆退了出去。我父親聽到這些情況，就規定以後凡遇接待賓客，需要她出場的時候，就讓二姐、二哥和我陪同出場，由我們在旁代爲照料問答，不讓她自己再說一句話，也不讓她再有什麼特殊動作，以免再出現其他笑話。從此，每逢遇到這種場面，她就更是一塊地道的「牌位」了。

置辦姨太太只爲享樂

我父親在前後兩個階段裏所最寵愛的是大姨太太和五姨太太。前一階段裏寵愛的是大姨太太蘇州名妓沈氏。由於她在我父親落泊無聊的時候對他有過恩情，所以我父親在朝鮮做官期間，就把她接到朝鮮，把她當做「太太」看待。我父親不但讓她管家，還把帶到朝鮮去的大哥克定交給她撫養。所以從大哥以下，所有我們兄弟姐妹們都稱呼她爲「親媽」。「親媽」這種叫法，是僅次於「娘」的一種稱呼。我父親竟讓自己的兒女們這樣叫她，也就可以看出他對她的寵愛之深了。在當時的一些外交場合中，她同樣是以我父親的「太太」的身分出現。在她的手裏，我父親還娶進二、三、四三個姨太太。事情是這樣：我父親原定娶朝鮮李王妃的妹妹金氏一人爲妾。可是，在金氏嫁過來的時候，還帶來兩個陪嫁的姑娘

，李氏和吳氏。我父親就一並收她們爲姨太太，並按着她們年齡的大小，排定李氏爲二姨太太，金氏爲三姨太太，吳氏爲四姨太太。還因爲這三個人都是在大姨太太手裏娶進來的，所以我父親就讓大姨太太担负教導她們的責任。直到我父親回國在他升任山東巡撫的時候，才把我娘由項城老家接到濟南任所，也才把她那塊「假太太」的招牌給摘掉。

過了不久，我父親又娶來了後一個階段裏最能得到他的歡心的五姨太太。五姨太太楊氏，天津楊柳青人，是一個出身於小戶人家的女子。她長得並不漂亮，但是我父親對她却特別寵愛。這主要是由於我父親既賞識她管理家務的才能，又歡喜她口巧心靈，遇事有決斷。從此，我父親對於自己的日常生活，可以既不操心，也不過問。無論是該吃什麼，該穿什麼，或是該換什麼衣服，該做什麼東西，都交給她一手經管，就是我父親的貴重財物也同樣交由她收藏保管。我父親不僅讓她照管自己生活上的一切，還讓她管理整個家務，管理各房的女佣人和丫頭，管理我們兄弟姐妹們，還管理六、八、九三個姨太太。由於我父親很能聽從她的意見，所以不論是誰，只要不服從她的約束，她就可以隨時告訴我父親，由我父親出面解決。因此，全家上下都因爲我父親的緣故而對她抱有畏懼的心理，就是我娘子也不例外。

上面已經談過，我父親在朝鮮原定娶金氏一人爲妾，可是金氏本人却認爲是嫁過來做我父親的「正室」的。不料，過門以後，她不但不是「正室」，她的陪嫁來的兩個姑娘反倒被我父親一

並收爲姨太太。同時在她的頭上，還有一個我父親當做「太太」來看待的大姨太太。她當時才是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。在那樣的環境裏，她除了逆來順受以外，不可能有什麼其他出路，因此心情是痛苦的。由於精神苦悶的重壓，使她成爲一個性格古怪的人——一方面，似乎脾氣很好，對家裏所有的人都和氣，也從不和人爭長論短；另一方面，在不高興的時候，却會因爲偶然的原因，一語不合就鬧起氣來，甚至鬧到了難以收拾的地步。例如，像前面已經談過的，她就是因爲一言不合，居然把我父親對坐下棋的時候所用的棋盤、棋子，都給扔到水裏去了。又有一次，她和五姨太太在中南海內一處座落裏對着喝酒。大約兩人都喝得有些醉了，不知道爲了幾句什麼話，兩個人吵起嘴來，先是動口，接着就動了手，直打得不可開交。幸虧有的佣人報告了我父親，等到他大聲喝止以後，兩人才算罷休。她雖是有些醉意，但五姨太太是我父親當時最寵愛的人，這一點她還是能够意識到的。她是在五姨太太歷來的欺壓下，忍無可忍，這次爲了幾句閑話便不顧任何後果地拚起命來。她這種古怪脾氣，也表現在對兒女和丫頭們的責打上。她還有「重男輕女」的思想，所以對待女兒就比對待兒子更厲害一些。她有時毒打起了丫頭來，那就更加厲害了。

她皮膚很白，濃黑的頭髮長長地從頭頂一直披拂到腳下，看起來是很美麗的。但是，她神情木然，似乎永遠沒有高興的時候。她不但對待兒女沒有什麼親熱的表示，就是我父親有時候到她

屋裏去，她也是板板地對坐在那裏。有的時候，我父親說到高興處，她雖然也陪着一笑，但笑過之後，立刻把笑容斂住，於是她的臉上就再也看不出絲毫笑意。她在過年、過節和她自己生日的時候，總是暗暗地哭一場。她嫁到我家以後，從沒有回過娘家，娘家的人也從沒有來看過她。有一次，六姨太太的母親和哥哥從江蘇揚州老家來看望六姨太太。這兩個客人，既要給我父親和我娘磕頭，還不能和我家的人平起平坐，這大概就是她不願意娘家人來看望她的緣故吧。對於娘家過去的情況，她更不願多說。在中南海的時候，她並不是每天都到居仁堂去的。但是，我父親見到有什麼好吃的，或是她所喜歡吃的東西，總是時常叫佣人請她來同吃。此外，我父親對於她無論在禮貌詞色間，或是物質待遇上，都比較其他姨太太要特殊一些。這或者是我父親於心有愧，才借此來彌補他的罪過吧！

她在死前的頭一天裏，對我二哥說了兩件事：一件是，在她過門以後不久，大姨太太借對她的教導和管束的名義，對她進行虐待。有一次，大姨太太把她綁在桌子腿上毒打。由於她的左腿被打得過分厲害，受了內傷，以至於到臨死的時候還經常疼痛，並且還不能伸直。另一件是，她的父母原來也認爲她是嫁給我父親做「正室」的，及至過門以後，才知道她不但是一個姨太太，並且還把她和兩個陪嫁的姑娘排在一起，成了個三姨太太。自然已經十分痛心。後來，她又要隨着我父親離開朝鮮，更是加倍的傷感。特別是她的母親看到自己的愛女迢迢千里地到一個陌生異

地，今後自然很少再有見面的機會，因此悲痛和思念的情感，就交織在這個老人的心中。有一天，她母親在精神恍惚的情況下，彷彿在井中的水紋裏，看見了她的面影，就懷疑自己的女兒一定是死在他鄉了，因而也就投井自殺了。她父親既痛心於女兒的遭遇，又看到老妻因爲女兒的緣故竟至自尋短見，當時悲痛得吐了很多血，三天後也就身死了。她在說完了第二個故事以後，又對我二哥說，她所以不願意在這以前說起這件事，是爲了免得暴露我父親生前所做的錯事。由這一點看來，她算得是「用心亦良苦矣」。

除了上面談過的這幾個姨太太以外，我父親在後一階段裏，還陸續「置辦」了幾個姨太太。六姨太太葉氏，七姨太太張氏，都是做直隸總督的時候「置辦」的。八姨太太郭氏，是他做軍機大臣的時候「置辦」的。九姨太太劉氏，是他在彰德隱居的時候「置辦」的。他「置辦」這麼多的姨太太，完全爲了自己的享樂。這裏只談談六姨太太的「置辦」過程，便可以看出他的荒唐了。

我父親在直隸總督任上，曾派二哥到南京替他辦一件什麼事。由於二哥生性好在外面玩樂，所以公餘之暇，就常到釣魚巷一帶走走，因此結識了後來的六姨太太。兩人一見傾心，互相訂了嫁娶的盟約。在二哥臨行的時候，她贈給二哥一張照片留作紀念。依照我們家的規矩，兒女從遠道歸來，是要向父母磕頭「請安」的。二哥返津復命，正在磕頭的時候，不料這張照片却從他的身上失落下來。我父親看到了這種情況，就指着地上連聲問：「是什麼，是什麼？」當時二哥還

沒有結婚，自然不敢在我父親面前透露自己的荒唐行爲。他情急智生，就說是在南邊給我父親物色了一個很好看的姑娘，現在帶回來這張照片，爲的是徵求我父親的意見。我父親一看這張照片上的倩影，果然很美麗，就連聲說：「好！好！」接着便派了向來給他做這種差役的符殿青帶了銀錢將她接了回來。那六姨太太是和二哥哥有着嫁娶之約的，現在看到是袁家派了人來接，很自然地便想到了二哥哥身上，便也收拾行裝，欣然北上。沒有想到在「洞房花燭夜」，却發現她意想中的翩翩少年，竟變成了一個滿嘴鬍鬚的老者，她那哀怨之情，想也不會少於我的母親吧！

四姨太太吳氏和七姨太太張氏，都是我們還沒有搬到中南海之前就死去的。四姨太太是因爲「月子病」死去的。當時我父親正在直隸總督的任上。有的人說，我父親在臨死以前，曾掐死了一個姨太太，有的小說還特別指明是四姨太太，那是不確實的。七姨太太沒有生過子女，依照我家的規矩，是應該叫做「姑娘」的。但由於我父親對她的寵愛，一切給予姨太太的待遇，所以全家上下也都稱呼她爲七姨太太。當我父親奉命「回籍養病」時，他曾帶着她由北京到河南輝縣暫住，就在那個時候，她因病死在輝縣了。

手持藤杖助行防身

我父親生就一副五短身材。我們曾看到過他做直隸總督時的一張照片，從照片可以看出那個時候他已經比較胖了，到了中南海，比以前更胖了一些。由於他好武，所以無論是站着或是坐着

，總是挺直了腰的，就是坐在沙發上和人談話的時候，也直着腰。當然，靠着沙發背坐着的時候是有的，但也是直着腰在靠着，從來沒有看到他斜歪在那裏的時候。他在坐下的時候，總是一邊由鼻子裏發出「嗯」的一聲，一邊用手摸着鬍子，然後慢慢地就坐。他坐下以後，總是兩腿叉開，兩只手經常放在膝蓋上。由於他腿比較短，所以在坐的時候，總是兩腿垂直，彷彿「蹲馬」的姿勢，從來沒有看到他架「二郎腿」的時候，他保留着比較重的河南鄉音。在談話的時候，他總是一面和人交談，一面卻不時地用手摸他的鬍子，並且時常「哈」啊「哈」的。他說話的神情很嚴肅，語氣斬釘截鐵，從不絮絮叨叨。他有一個口頭語是：「嗯！你懂不懂？」每當他和人談話到了一個段落的時候，總要用上這個口頭語。這不過表示他「重言以申明之」，使得聽的人不至於忽略他所談的內容罷了。但是，有人認爲這是我父親對人輕慢的表示，這倒真是冤枉他了。他和人交談的時候，嘴裏總離不開雪茄烟，走路的時候也是如此。他走路的時候，有一些輕微的左右搖擺，手裏一定拿着一根下端鑲有鐵包頭的藤手杖。這根藤手杖，彷彿不是我父親借它來支撐自己的身體，而是故意用它來敲地似的，隨着他走路的聲音，總是另外聽得見這根藤手杖梆、梆、梆……敲地的聲音。我們知道，我父親所以要以隨身帶着這根下端鑲有鐵包頭的藤手杖，是有防身之意的。

他平常很少有笑容。和人談話的時候，同樣很少看到他又說又笑。就是他遇到或是談到什麼

極其可笑的事情，也總是哈哈地一笑就完。笑完了，在他臉上就再也找不到些微笑意了。有一次，黎元洪副總統的夫人來看望他和我娘，這才看見他帶着笑容和黎夫人問答的神態，但這只不過是「偶一爲之」的例外。可是他又很少生氣，也很少看見他臉上有怒容。除了管教兒子有時生氣，甚至於氣到用皮鞭子或是棍子責打兒子以外，他對於男女佣人，自己從來沒有責打過。他們做錯了事，他最後只是罵上一聲「混蛋」，真的氣極了，也只是把一聲「混蛋」，變成「混蛋加三級」，便算了事。那些「跑上房的」（當這個差使的，都是年齡在十四、五歲以下的男孩子，他們都是一些老佣人的兒子或孫子，一過了這個年齡，便調出去做別的事了），如果誰犯了重大的錯誤，他也只是叫管事的申明善或符殿青把「跑上房的」帶了出去，用皮鞭子責打十下、二十下，以示懲罰，他自己卻從不動手打人。至於他的僚屬或部下，他對他們都很客氣，很少看到他厲聲厲色的神氣。但凡是和他接觸過的人，沒有一個不對他抱着恐懼的心理的。可以說，我父親是有着「不怒而威」的神態的。有的人說，他坐在那裏，像一隻老虎。這當然是一種附會的說法。但是他的雙眼，如果圓睜起來，確實令人感到有些「殺氣」，這大概就是人們對他心懷恐懼的道理吧！（未完待續）

訂閱「中外雜誌」「時代文摘」

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